



正平本論語△二解

卯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早稻田大學圖書印
第	號
第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 12
1663
4



門七二
卷 4 止
1663

論語陽貨第十

何晏集解

卷之四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

曰孔安國

陽虎也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使仕也

歸孔子

豚謝孔安國曰欲使往

孔子時其亡

也而往拜之遇諸塗

孔安國曰塗道也於道路

與相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



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

論九卷一

馬融曰言孔子不仕是懷寶也知國不治而不為政是迷邦也好

從事而亟失時可謂智乎曰不可

孔安國曰言孔子拙拙好從事日而數不遇失時不為有智也

月逝矣歲不我與馬融曰年老歲月已往當急仕

也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安國曰以順辭免

害也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孔安國曰

君子慎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孔安國曰上智不可強使子之武為惡下愚不可使強賢也

城聞絃歌之聲孔安國曰子游為武城宰夫子

莞爾而笑莞爾小貌曰割鷄焉用牛

刀孔安國曰言治小何須用大道子游對曰昔者

僂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

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孔安國曰道禮樂也樂以

和人人和子曰二三子孔安國曰則易使也從行者也

僂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孔安國曰戲以

治小而用大道公山不擾以費畔召子欲

往孔安國曰不擾為季氏宰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也

子路不悅曰未之也已何必公山

氏之之也孔安國曰之適也無可之則止耳何必公山氏

之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

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興周道於東方故曰

東周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對曰能

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

恭寬信敏惠

九三

恭則不侮

孔安國曰不見侮慢

也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

孔安國曰應事疾則多成功也

惠則足以使人

佛盼召子欲往

孔安國曰晉大夫趙簡子之邑宰

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

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

不入其國

佛盼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

子曰然有是言曰不曰堅乎磨而

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

孔安國曰磷薄

也涅可以染皂者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涅不黑君子

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也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

繫而不食

匏瓜也言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自

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
不食之物繫滯一處也
子曰由

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
六言六蔽下六事謂

仁智信直
勇剛也
對曰未也居吾語汝
孔安

國日子路起對
故使還坐也
好仁不好學其蔽

也愚
孔安國曰仁者變物
好知不

好學其蔽也蕩
孔安國曰蕩無所適守也
好信

不好學其蔽也賊
孔安國曰父子

輩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

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

也狂
孔安國曰狂
子曰小子何莫

學夫詩
苞氏曰小
詩可以興
孔安國曰

興引譬
連類
可以觀
鄭玄曰觀觀
可以

羣孔安國曰君羊居相切磋也可以怨孔安國曰怨刺上政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孔安國曰邇近也多

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

女為周南邠南矣乎人而不為周

南邠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融馬

曰周南邠南國風之始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

不為如向牆而立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

乎哉鄭玄曰玉珪璋之屬帛束帛之屬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

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樂云樂云鍾鼓云

乎哉易俗非謂鍾鼓而已也子

曰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曰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

柔佞者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

與

孔安國曰為人如此猶小人之有盜心穿穿壁窬窬牆之也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周生烈曰所至之鄉輒原

其人情而為己意以待之是賊亂德者也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

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子

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

馬融曰聞之於道路

則傳而子曰鄙夫可與事君哉

國曰言不其未得之患得之患

患不能得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

無所不至矣 鄭玄曰無所不至者言邪媚無所不為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

亡也 苞氏曰言古者民疾與今時異也古之狂也

肆 苞氏曰肆極今之狂也蕩 孔安國曰

蕩無九考古之矜也七廉馬融曰有今之

矜也忿戾孔安國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子曰惡紫之

奪朱孔安國曰朱正色紫間色之

惡鄭聲之亂雅樂苞氏曰鄭聲滯

樂也奪雅惡利口之覆邦家孔安國曰

多言少實苟能悅媚子曰予欲無

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

焉言之為益少子曰天何言哉四

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孺悲

欲見孔子孔子辭之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孺悲魯

子不欲見九考故辭以疾為其將命者不知已故歌令將命者悟所以令

孺悲思也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

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

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

鑽燧改火期可已矣馬融曰周書月令有更火

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柞櫛之火秋取柞櫛之火冬

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子曰食

夫稻也衣夫錦也於女安乎曰安

之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

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

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孔安國曰旨義也責其無

仁於親故再言宰我出曰予之不

女安則為之

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

懷

馬融曰子生未三歲為父母所懷抱也

夫三年之

喪天下之通喪也

孔安國曰自天子達於庶人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孔安

國曰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為其

無所據樂善生淫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

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

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子

貢問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

惡稱人之惡者

苞氏曰好稱說人惡所以為惡也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孔安國曰訕謗毀也

惡

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馬融曰窒

窒塞也

曰賜也亦有惡也惡徼以為

智者

孔安國曰徼抄也抄人之意以為已有

惡不遜

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苞氏曰訐謂政

發人之陰私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子曰

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玄曰年

在不惑而為人所惡終無善行也

論語微子第十八

何晏集解

九十章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

死

馬融曰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之庶兄箕子比干紂之諸

父也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箕子
詳狂為奴比干以諫而見殺也

孔子曰毅有三仁焉

仁者愛人三人行各異而

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也

柳下惠為士師

安孔

國曰士師典獄之官

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

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

孔安國曰苟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

枉道而

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齊景公待

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間待之

孔安國曰魯三卿季氏為上卿取貴孟氏為下

卿不用事言待之以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

也孔子行

以聖道難成故云老矣不能用

齊人歸

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

行孔安國曰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

廢朝禮三日也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之

門孔安國曰接輿楚人也詳曰鳳

兮鳳兮何德之衰也孔安國曰比孔子於鳳鳥

也鳳鳥待聖君而乃見非孔子周行求合故曰衰之也往者

不可諫也孔安國曰已往所來者

猶可追也孔安國曰自今以來已可追自止避亂隱居已

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安國曰已而

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再言之者傷之甚也孔子下欲

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苞

曰下下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

之使子路問津焉鄭玄曰長沮桀溺隱者也邦廣

五寸二邦為耦津濟渡處

長沮曰夫執輿者為

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

對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馬融曰言數周流自

知津處也

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

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

易之

孔安國曰滔滔者周流之貌也言當今天下治亂同空舍

此適彼故曰誰以易之

且而與其從避人之

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士有避人之法有避

世之法長沮桀溺謂孔子為士從避人之法也已為士則從避世之

法獲而不輟

鄭玄曰獲覆種也輟也覆種不止不以

也津告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為其不達

已意而便九卷曰鳥獸不可與同羣也

孔安國曰隱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同羣吾非斯人之

徒與而誰與孔安國曰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

去人從鳥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孔安國曰言凡天下有道者立皆不與易之已大而人小故也子

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苞氏曰丈

人老者也篠竹器名也子路問曰子見夫子

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

為夫子苞氏曰丈人曰不勤勞四體不分殖五穀誰為夫子

而索植其杖而芸孔安國曰植倚之耶也除草曰芸

子路拱而立未知所止子路宿殺

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

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

反見之至則行矣

孔安國曰子路反至其家丈人

出行不在

子路曰不仕無義

鄭玄曰留言以語丈

人之二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

之義如之何其可廢也

孔安國曰言女知父

子相養不可廢反可廢君臣之義耶

欲潔其身而亂

大倫

苞氏曰倫道也理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

義也道之不行也已知之矣

苞氏曰言

君子之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不自必道得行孔子道不見用自已

也知之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

逸民者節行超逸者苞氏曰此七人

皆逸民之賢者也

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

身者伯夷叔齊與

鄭玄曰言其直已之心不入庸

君之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

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

孔安國曰

但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若此而已

謂虞仲夷逸隱

居放言

苞氏曰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也

身中清

廢中權

馬融曰清純潔也遭世亂身廢棄以免患合於權也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馬融曰亦不必

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

適楚

孔安國曰亞次也次飯樂師也摯干皆名也

三飯

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苞氏曰三飯四飯樂章名

也各異師繚缺皆名

鼓方叙入于河

苞氏曰鼓擊鼓

者方叔名也入謂居其河內也

播鞞武入于漢

孔安

國曰播猶搖也武名也

少師陽擊磬襄入于

海孔安國曰魯哀公時禮毀樂崩樂人皆去陽襄皆名

周公

語魯公

孔安國曰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曰君

子不施其親

孔安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易其親也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

孔安國曰以用也怨不見

聽用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母求備

於一人

孔安國曰大故謂惡逆之事

周有八士

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

隨季駟

苞氏曰周時四乳得八子皆為顯士故記之

論語卷第九

九

經一千七百七十八字

論語子張第十九

何晏集解

九廿四章
九廿五章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孔安國曰致命不愛其身

也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

已矣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

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孔安國曰言無所輕重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

孔安國曰問問

與人交接之道也 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

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距之

子張曰異乎吾所聞也君子尊賢

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大賢與

於人何所不容我不賢與人將距

我如之何其距人也苞氏曰友交當如子夏况

交當如子張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

者焉小道謂異端也 致遠恐泥苞氏曰泥難不通也

是以君子不為也子夏曰日知其

所亡孔安國曰日知其所未聞也 月無忘其所

能可謂好學也已矣子夏曰博學

而篤志孔安國曰博學而厚識也 切問而近思

切問者切問於已所學而未寤之事也近思者近思已所能及之事

也況問所未學遠思所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於所思者不解之

仁在其中矣子夏曰百工居肆以

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苞氏曰言百工

處其肆則事成猶君子學以立其道也子夏曰小人

之過也必文孔安國曰文飾其子過不言其情實也

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

也温聽其言也厲鄭玄曰厲嚴正也子夏

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

為厲已也王肅曰厲病也信而後諫未信

則以為謗已矣子夏曰大德不踰

閑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小德出入可也孔安國曰

小德不能不踰法
故曰出入可也
子游曰子夏之

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

矣抑未也本之則無如之何
苞氏曰言

子夏弟子於當對賓客修威儀禮節之事則可然此但是人之未事

耳不可無其本也故云
子夏聞之本之則無如之何也

曰噫
孔安國曰噫心不平之聲也
言游過矣君

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
苞氏曰言

先傳大業者必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也
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
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

如草木異類區別
君子之道焉可
言學當以次也

誣也
馬融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洒掃而已也

有始有卒者其唯聖人乎
孔安國曰終始

如一唯聖子夏曰仕而優則學馬

人耳也曰行有餘力學而優則仕子游曰

喪致乎哀而止孔安國曰毀子游

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苞氏曰言子張容儀

之難及也然而未仁曾子曰堂堂乎張

也難與並為仁矣鄭玄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

也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

自致也者必也親喪乎馬融曰言人雖未能

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也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

也其不改文之臣與父之政是難

也馬融曰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謂在諒闇之中父且及父改

雖不善者不忍改也孟氏使陽膚為士師苞

日陽膚曾子問於魯子曾子也士師典獄官也問於魯子曾子

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馬融曰民之離散為輕漂犯法乃上

之所為也非民之過也當哀矜之勿之自喜能得其情也子貢

曰紂之不善也不如是之甚也是

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

焉孔安國曰紂為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下之惡歸

之於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

之蝕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

仰之孔安國曰衛公孫朝馬融曰朝衛大

也夫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

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

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

孔安國曰文武

之道未墜落於地賢與不賢各有所識夫子無所不從學也

亦何常師之有

孔安國曰無所不從學故無常師也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

馬融曰魯大夫叔孫

州仇也武謚也

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

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諸宮牆也

賜之牆也及肩闕見室家之好夫

子之牆也數仞不得其門而入者

不見宗廟之義百官之富得其門

者或寡矣

苞氏曰七尺曰仞也

夫子之云不

亦宜乎

苞氏曰夫子謂武叔也

叔孫武叔毀

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

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如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

雖欲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

見其不知量也

言人雖自欲絕棄於日月其何能傷

之乎適自見不知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

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

子一言以為智一言以為不智言

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

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得邦家者

孔安國曰謂為諸侯若卿大夫也

所謂立之斯立

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

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

也

孔安國曰綏安之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莫不立導之則莫不

興行也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莫不和穆也故能生則見榮顯死

則見哀痛矣也

論語堯曰第二十

何晏集解九三章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

曆數

謂列次也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

苞氏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

海天祿所以長終也

舜亦以命禹

孔安國曰舜亦以堯

命已之辭命禹也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天后帝

孔安國曰履殷湯名也此

伐桀告天文也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用玄牡也皇大也右君也大

引湯誓其辭差此也墨子有罪不敢

赦苞氏曰順天奉法有帝臣不蔽

簡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也有

也天心朕躬有罪無以万方方有

罪在朕躬孔安國曰無以万方方

過也身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周周家

也言周家受天大賜富於也雖有周

親不如仁人孔安國曰親而不賤

仁人箕子微子來則用也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摧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

行焉苞氏曰摧稱興滅國繼絕世

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

食喪祭

孔安國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

盡哀也重祭所以致敬也

寬則得衆斂則有功

公則民說

孔安國曰言政教公平則民說矣凡此二帝三

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也

子張問政於孔子

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

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孔安國曰屏除

也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

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恭而

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

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

不亦惠而不費乎

王肅曰利民在政無費於財也

擇其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

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

無敢慢

孔安國曰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

斯不亦

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

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

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

暴

馬融曰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也

慢令致期

謂之賊

孔安國曰與民無信而虛刻期也

猶之與

人也出內之吝謂之有司

孔安國曰謂財

物也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內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

也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

孔安國曰命謂窮達之分也。不知禮無以立也。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馬融曰聽言則別其是非

也。堧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

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

論語卷第十

經一千二百二十三字
注一千一百七十五字



正平本論語札記

昔者

皇國通信於隋唐。所傳經籍。皆是當日使臣所齎。而歷世久遠。漸就淪壞。幸而所存。如五經論孟皇侃論語義疏是也。就中刊本所傳。正平論語最為純古。較之羣書治要唐石經。頗有同異。間與蔡邕石經殘碑史漢說文所引合。又多與陸德明釋文所引一本合。則其六朝之遺經。而非唐本亦可知也。今世所行。二刻本。及邢氏注疏本。淺人妄校失真。終未有得其善者。光彥深懼此本之遂亡。爰用所藏本。覆刻以餉同好。其中字體訛謬。缺文壞字。間亦有之。

思而可得者。竝依其舊。不敢改正。所以存古而徽妄也。此書卷末跋云。堦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謹案正平甲辰寔爲

後村上天皇正平十九年。泉州志載。道祐居士。足利義氏之四子。俗名祐氏。幼而喪父。與其母共居于堦浦。遂薙染爲僧。改名道祐。初學天台。後爲覺如上人之徒弟云。此書之刻。距今僅四百五十餘年。其所刷印。流傳希少。好古之家。適藏弄焉。光彥所嘗見。猶有三種。一則有跋本。今所刻是也。一則無跋本。後人削去跋文者。合而校之。界欄字形。皆是一樣。蓋同本也。吉田學生誤以無跋本爲正平原本。

其所輯論語。改異稱舊板大字本者是也。然無跋本印板。殘缺尚存于世。跋二行削去之痕隱然。則知無跋本爲後出無疑也。又據跋所謂重新命工鏤梓。則正平猶有原本與。然今竟不可復求也。一則卷尾有學古神德楷法。日下逸人貫書十二字。學古神德楷法。未知其爲何義。蓋日下其姓貫其名也。此即影正平本者。亦所希見也。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童年讀史記孔子世家。引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竊疑古文論語與今本少異。然亦無從辨究也。後得高麗鈔本何晏論語集解。檢閱此句。與漢書傳贊適合。因思

子貢當日寓嗟嘆意于不可得聞中。同顏子之如有所立卓爾。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若脫此二字。使作了語。殊無低徊未忍已之情矣。他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等句。俱應從高麗本為是。此書乃遼海道蕭公諱應宮監軍朝鮮時所得。甲午初夏。予以重價購之于公之仍孫。不啻獲一珍珠船也。筆畫奇古。如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東國舊鈔。行間所注字。中華罕有識之者。洵為書庫中奇本。末二行云。塚浦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鏤梓。正平甲辰五月吉日謹誌。未知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光彥案此書既流傳清國。藏于遵王之架。然其言云。得高麗鈔本。又云東國舊鈔。則是摸寫此本者。而非印本明矣。遵王好聚書精賞監。而目以高麗本。則彼未見正平原本。亦可知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余蕭客古經解鈎沈竝襲其謬。竟不知正平是皇國之年號也。故舉以正之。

釋文序錄何晏集解十卷。隋書經籍志集解論語十卷。何晏

集新舊唐書藝文志。何晏集解十卷。卷數竝與

皇國所傳古本同。又鄭樵通志。王應麟玉海。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竝載論語集解十卷。則知宋時單注本尚行矣。晁氏曰。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精。時

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為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以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據此則宋時所行。唯有長興本一派耳。邢昺作正義。朱氏作集注。亦皆由此本。而無別本可用校讐。朱氏纔引晁氏所錄蜀石經。及福州寫本。亦何寥寥。若夫四庫全書。則以萬乘之力。而聚四海之書。宜無所不有。然觀其所錄。纔不過論語正義二十卷。如皇侃義疏。亦吾書之所流傳耳。恭惟

皇國質素成風。古訓是由。守而不失。真本永傳。可不謂盛

德矣哉。

世所傳古本論語猶有數通。如管家鈔本。

此本舊大和國廣瀨村里正某

所藏相傳管原丞相真蹟。廣瀨屬于安濃津封內。今為侯家珍藏。每卷有貞和二年記。吉田漢宦云。粘表時所題。蓋

八九百年古鈔。宗重卿鈔本。

每卷首題云。左中將藤宗重。案宗重御堂關白道長公十二世之裔。任中

納言。叙從二位。父曰冬定。貞治六年十二月薨。今松木家之遠祖。又卷末有貞和二年及應永九年記。亦後人所題。

蓋五六百年外古鈔。友人湯島狩谷卿雲所藏。攷異未載之。

明應印本。

卷末記云。明應龍集己未仲秋

平武道重刊。

大永鈔本。

卷末記云。于昔大永四年。天文印本。其臘月中。泚。攷異所引。

卷首有從三位侍從藤原宣賢叙。

皇疏印本。

寬延中根。及古鈔本。

慶長以上古鈔。

光彦藏。是也。先是山井君彛作攷文。吉田學生作攷異。古本

同異班班可攷。故今節錄涉文義資攷證者若干條。以為

札記一卷附刻以備參。二書所載。竝從省略。

此書每用六朝俗訛字樣。如互作牙弊作弊罔作罔之類。玉篇廣韻五經文字干祿字書等所載。可以證六朝本也。然不勝其繁。今亦不盡釋之。但可資攷證者。札記之。又有一種奇異俗字。如鄭作鄭又作鄭。後作後。又作後。融作融。敢作敢。化作化。苞作苞。引作引。說作說。疑作疑。謚作謚。輓作輓。軌作軌。殷作殷。穆作穆。遷作遷。質作質。攝作攝。發作發。誣作誣。怨作怨。雖作雖。務作務。遜作遜。毀作毀。既作既。冕作冕。又作冕。又作冕。就作就。聘作聘。浴作浴。况作况。違作違。羞作羞。齒作齒。闕作闕。黨作黨。矢作矢。慧作慧。樂作樂。

樂。繼作繼之類。諸字書所無。不可攷者。然此間古金石古鈔舊板本。徃徃用此等字。顧六朝唐人俗間字樣。昔成此體。邦人沿承用之。光彥學淺聞狹。亦無由辨究。乃缺疑以待來哲。文化十年癸酉冬十月江戸市野光彥識

序

瑯琊邢本作琅邪。釋文同。云本或作瑯琊。光彥案玉篇。瑯琊郡名。正作琅邪。苞氏邢本作包。光彥案此本包皆作苞。亦作苞。或作苞。五經文字云。苞經典借為包。裏字。畢沅關中金石記。盪寇將軍李苞題名。苞字作苞。作苞者。俗訛。

學而

何晏集解

釋文無何晏二字。云一本作何晏集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曰。奏進論語序中。題光祿大夫關

內侯孫邕。光祿大夫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曹義。侍中荀顛。尚書駙馬都尉關內侯何晏之名。晉書載鄭冲與孫邕何晏曹義荀顛等共集論語諸家訓詁之善者。義有不妥。輒改易之。名集解。亦兼稱五人。今本乃獨稱何晏。考陸德明經典釋文。於學而第一下題集解二字。注曰一本作何晏集解。又序錄云。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並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行於世。今以為主。是獨題晏名。其來久矣。凡十六章。諸古本釋文並在集解下。注馬融曰。邢本作馬。名並同。山井鼎云。古本注所引人名。姓名並稱。即序所謂今集諸家之善說。記其姓名者是也。皇疏云。何晏集解皆呼人名。唯苞獨云氏者。苞名咸。何家諱咸。故不言也。今本直作馬曰王曰者。則為後來刊板省文。邢昺序疏云。注但記其姓而連言名者。以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是昺所見之本。已唯題姓。故為之曲說。安亦甚矣。總目提要云。今本周氏與周生烈。遂經孝悌。邢本作弟。釋文不可分。殊不如古本之有別考也。注可乃仁成也。邢本作仁道可成也。山井鼎云。經言而不

信。邢本無言字。說經導千乘之國。邢本作道。釋文注通十

為城。邢本作成。下千城同。洪适云。楊君石門頌西城作西

光彥案此本顏淵篇棘子成。成作城。古俱通用。注雖大國之

賦。釋文作雖大國之賦。云本經貧而樂道。邢本無道字。光彥案

石經亦旁注道字。史記弟子傳亦作貧而樂道。○石經與

邢本同者略之。其異文必標之。諸古本羣書治要亦放此

經患已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云本或作已不知人

言已。有才而不為人所知。故孔子解抑之也。言不患人不

知已。而但患己不知人耳。故李充曰。凡人之情多輕易於

知人。而怨人不已。知人。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隋書經籍志

有李充論語集解十卷。故抑引之教興乎此矣。隋書經籍志

論語本義

卷之九

論語本義

卷之九

之行而能之。並無知人之義。陸意謂此章亦當如是。故以
患已不知人也。為俗本妄加字。山井鼎云。此章下一本有
王肅曰。但患已之無能知也。注十一字。漢官曰。永祿鈔
本亦有此注。光彥案。依陸本。當有此注。與李皇本不合。
為政

注譬如北辰之不移。釋文作猶。猶北辰之不移。云經孝乎惟

孝。皇本作于。釋文同。云如字。一本作孝乎。盧文昭云。案王
氏。皇本盛云。蔡邕石經論語本。作孝于。惟孝。載洪适隸釋。

太平御覽。載華嶠後漢書。劉平洪革等傳。序。班固白虎通
五經篇。日本山井鼎所引。足利本論語。並同。晉夏侯湛昆

弟誥。潘岳閑居賦。梁元帝。劉孝綽墓誌銘。唐李善注。邱希
範。與陳伯之書。獨孤及衢州。司士參軍。李府君墓誌銘。王

利貞。幽州石浮圖頌。皆用孝乎。惟孝之句。後開成石經。遂
定作乎。至宋儒。且以書云。孝乎為句矣。此因偽書而并亂

論語之文也。臧生鏞堂云。案皇本。經注皆作孝于。惟孝。疏
又云。于於也。父母既云孝于。惟孝。則兄弟亦宜云友于。惟

友。所以互見之也。初學記。十七人。事上引論。注縛。柅。皇本
語曰。孝乎。惟孝。愚於王氏所引。外又得兩證。注縛。柅。皇本

釋文同。云本又作軓。柅字。說文。玉篇。廣韻。並無。集韻。木節也。非
聲。玉篇。亦作軓。柅字。說文。玉篇。廣韻。並無。集韻。木節也。非

此義。當从手。作柅。漢書。婁敬傳。注。搯與柅。注四馬。駟。本
古字通。莊子。馬蹄。釋文。搯。又馬頸者也。注四馬。駟。本

案詩。駟鐵。孔阜。說文。引作四駟。大明駟駟。彭
彭。公羊。隱元年。疏。引作四駟。四駟。古俱通用。

八佾

經以雍徹。釋文作徹。云本或作徹。說文。徹。通也。斲發也。黃

彥案。五經文字。云。徹。去也。案字書。注多算。邢本作算。釋文
無此字。見論語。亦後世俗字耳。注多算。邢本作算。釋文

案。竿乃俗字。皇。邢本作算。說文。算。計。歷。數。經。盼。兮。邢本作
者。从弄。算。數也。从竹。具。是。當。定。从。今。本。經。盼。兮。邢本作

昭。云。盼。注。興。儻。邢。本。作。武。邢。疏。云。武。當。作。舞。光。注。不。同。科
盼。譌。字。注。興。儻。邢。本。作。武。邢。疏。云。武。當。作。舞。光。注。不。同。科

之也。光彥案。論語。古本之也。之乎之矣之。已矣之。類。極。多。
也。因。古。行。其。必。死。是。之。也。又。同。岐。疑。注。經。文。作。奇。非。體。之

也。又。懿。夫。注。壹。竹。句。反。之。也。矣。又。同。廼。津。注。廣。雅。同。也。周
論語。已

之已矣也。蓋之也。經汝愛其羊。邢本汝作爾。光彦案唐石經作汝。經樂而

不淫。邢本作淫。皇本作媼。光彦案說文。淫侵淫。隨理也。淫

書。媼媼。上媼蕩字。音淫。下妖媼字。音遙。

里仁

經里仁為善。邢本善作美。山井鼎曰。皇疏云。文云美而注

必是為善也。當定。从皇邢本。

公治長

經繆紕。皇本釋文同。邢本作綫。光彦案唐石注南宮縚。古

皇本作鞮。釋文家語同。邢注密子齊。邢本作宓。光彦案史

淮南秦族訓作密子。集韻宓或作密。顏氏家訓書證篇。孔

州永昌郡舊單父地是也。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

又見季氏。經禦人以給。邢本給上有口字。光彦案大永皇

經屢憎民。管家本作屢憎。無民字。光彦案諸古本。經漆彫

開。邢本彫作雕。盧文昭云。皇本及唐石經作彫。邢本作雕。

義。注大者曰筏。邢本作棧。山井鼎云。足利古本作棧。漢官

浮於水上。大者曰檣。小者曰棹。檣或作檣。棹或作棹。並

可朽也。皇本作朽。與朽同。光彦案說文。無朽字。注朽。檣也。

皇本作漫。邢本作鏝。釋文作漫。云或作鏝。光彦案說文。檣

並見論語。則唐本亦注加凌也。邢本作陵。光彦案說文。凌

大阜也。義別。然經與借。經不可得聞也已矣。邢本無已矣

首敬經久而人敬之邢本無人字。山井鼎曰。皇疏云。此交

人愈敬之也。注名穀邢本作穀。皇本作穀。管家本作穀。大

則舊有人字。注名穀永本作穀。釋文作穀。奴斗反。本亦作

穀。左傳宣四年作穀。漢官云。慧琳音義云。穀鈞候反。考聲

切韻云。穀取乳汁也。又作擊同。謂牛羊乳也。古今正字云。

楚人謂乳為穀。從羊。穀聲。徐音古候反。集韻穀同穀。蓋古文作穀。

假借用穀。从羊俗訛。考聲正字亦誤。學生言非也。注於菟

廣韻醜醜酒。集韻引字林云。醜重醞也。則非此義。注於菟

邢本作字於菟。漢官云。案子文名穀字於菟。諸古本脫字

字。但皇邢本並有。又據左氏文命之曰。鬪穀於菟。蓋姓名

名。皇疏引范寧云。子文謚也。則亦可證。字經違之至一邦

皇本作違之。至一邦。邢本作違之。一邦。無至字。山井

鼎云。皇疏云。之往也。去所至新國。更復往一邦也。則之下

舊有一注文字子避惡逆邢本避作辟。釋經再思斯可矣邢

至字。注文字子避惡逆文同。云本作避。避經再思斯可矣本

作再斯可矣。光彥案。諸古本並有思字。唐石經作再思可

矣。顧炎武云。唐石經斯誤作思。然皇疏云。如文子之賢不

假三思。唯再思此則可矣。則注甯喻邢本作俞。釋文同。羊

古本舊有思字。顧說非也。注甯喻朱反。光彥案。春秋文

四年經作甯。注魯大夫。邢本作魯大史。漢官云。漢書藝

俞。此本恐誤。注魯大夫文志杜預左傳序並作大史。經

少者懷之也。皇本此句下有孔安國曰懷安

雍也

注任諸侯可使治國也邢本作任諸侯治。釋文同。經與粟

九百辭邢本辭作辭。注辭讓同。光彥案說經其心三月不

違仁宗重本此章下有馬融曰三月一時注語使者盧文

皇本亦作語使者。邢本作託。乃淺人妄

改。當據校正。光彥案。諸古本並作語。注反如宋朝之美

釋文作及如。云注等以為南子者邢本作舊以南子。釋文

一本及字作反。云注等以為南子者南子作男子。云等以為

男子者。集解本爾。或不達其義。妄去等字。非也。盧文昭云。

臧氏琳云。孔以南子是女人。今稱為子。是同等於男子之

稱矣。所以同等為男子者。以其為靈公夫人。本有小君之稱。故曰子也。有不達此注。妄去等字。作以為男子者。故陸氏辨之。今釋文注云。舊以為南子。此後人校者之辭。疏云。先儒舊有此解也。則宋時已誤。案皇本云。等以為南子者。惟男字作南。南男古通用。餘並同釋文。光彥案諸古本並作等。以為南子者。與皇本同。家語正論篇。鄭伯南也。而使從公侯之貢。王肅注。左傳作男。古字作南。注夫子誓之。南亦多有作此。南連言之。猶言公侯也。注夫子誓之。作孔子。釋文同。云。注與之咒誓。釋文咒作祝。光彥案集韻祝或作咒。

述而

舊廿九章今廿八章。諸古本釋文並同。光彥案子曰善人。吾不得見之矣。陸氏分章為三十九。章。邢疏合之。經比於我老彭。管家本作比。我於老彭。宗重為三十八章。經比於我老彭。大永本並同。漢官云。此我於老彭。與包氏注合。光彥案釋存覺六要鈔引此文作比。我於老彭。古鈔論語國字解亦同。云有作比於我老彭者。亦通。

經聞義不能從也。疏云。聞仁義之事。徒意從之也。此本。通。經聞義不能從也。疏云。聞仁義之事。徒意從之也。此本。通。

恐經舉一隅而示之。邢本無而示之三字。光彥案唐石經誤。本作為一隅。而示之三字。蜀注喪者哀戚。邢本此注十。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注喪者哀戚。邢本此注十。未嘗飽也。下。又哭不歌。下。邢本有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藪於禮容。注十三字。光彥案諸古本及皇本並無此注。

經暴虎馮河。邢本作馮。釋文同。云一本作憑。光彥案說文。馮。馮馬行疾也。無憑字。玉篇憑。投託也。即六朝。俗訛。注故忘於肉味。皇本忘作忽。山井鼎云。皇疏忽猶忘。字耳。注故忘於肉味。也。則舊作忽。光彥案此所傳自異耳。

經飯蔬。邢本作蔬。釋文。經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邢本三。我字。必得作必有。惠棟云。唐石經及釋文皆云。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江熙注。穀梁傳亦同。顧炎武云。唐石經三人。行上多一我字。有誤作得。蓋習于俗而忽不攷耳。光彥案。晁公武云。蜀石經作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諸古本及皇。本羣書治要並與此。經揖巫馬期而進之。皇本之。作也。漢。本同。古來相承如此。經揖巫馬期而進之。官云。博士家不。讀之字。陳司敗自進也。光彥案。經君子不黨。邢本此句下。古鈔國字解亦以之字為助辭。經君子不黨。有君子亦黨。

論語九記

乎一句。光彥案諸古本並有此五字。皇疏云。孔子既君經子而今。匿君之惡。故云。君子亦黨乎。此本恐脫一句。子疾病。邢本作子疾。釋文同。云一本作子疾病。案集解於云。疾甚曰病。是本有病字。

泰伯

注仲孫捷

邢本作捷。釋文同。云本或作捷。光彥案說文捷軍獲得也。廣雅小爾雅並訓捷疾也。捷字說文

也。亦六朝俗訛字。

所無。玉篇云。足疾也。

經君子人也。

釋文作君子也。云

經煥乎

有文章

大永本作煥煥乎有文章。漢官云。唐道宣廣弘明集作煥煥乎有文章。

經亂臣十人

釋文作亂十人。云本或作亂臣十人。非。盧文昭云。今皇本亦衍臣字。考其疏云。亂理也。武王曰。我有共理天下者有十人也。則舊無臣字。邢疏有臣字。光彥案諸古本並有臣字。唐石經論語尚書並作亂十人。旁注臣字。蓋後人所加。左傳石經成廿八年作亂十人。不旁注。臣字。古鈔國字解云。家學不讀臣字。注亂理也。邢本作亂治也。

注理官作治官。光彥案諸古本並作亂理也。唐避高宗諱。經注治字以理代之。宋時有詔復舊。然如此本。則是六朝之遺經。固非歷更改者。此注亂理也。古訓舊如此。玉篇亂理也。廣雅釋詁亂理也。離騷王逸注亂理也。文選東都賦薛綜注亂理也。又書臯陶謨鄭氏注。亂謂剛柔治理。爾雅釋詁孫炎注。亂治之理也。是亂訓治。亦訓理。或治理並訓。漢以來既。然宋人復舊。逢理字。經三分天下。皇本作參。釋一切刪改。不復省其為古訓也。

子罕

注顏剋

邢本作剋。釋文同。云諸書作顏亥。光彥案孔子世家作顏刻。家語亦作顏刻。字子驕。弟子傳作顏高。

字子驕。剋剋說文所無。集韻克通作剋。增韻剋俗作剋。則知剋剋並克俗訛。顏克字子驕。取義相協。猶克己克私之克。作刻者音通而訛。詩雲漢鄭箋克當為刻。作亥者刻字轉寫落刀也。作高者高相似而訛。本是一克字耳。惠棟云。左氏定八年傳。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或謂子驕。顏黃門家訓云。春秋之世。顏高顏鳴。顏羽之徒。皆一鬪

論語

者爾則高非注冕者冕冠也邢本作冕者冠也宗重本作冕者禮冠也釋文云冕鄭本

子驕明矣作弁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惠棟云大戴禮孔子曰古者

統而前旒所以蔽明也說文曰冕或从糸李善曰統古冕

成以冕為冠或克字之誤衛靈公篇包咸注云冕禮冠也

明此非冕也光彥案皇邢疏並以冕為大夫服義從

弁與衛靈公篇注異此注宗重本作冕者禮冠恐非經韞

匱而藏大永本匱作積釋文同云本或作

立邢本格作貉盧文昭云說文貉似狐善睡獸从豸舟聲論

語狐貉之厚以居史記弟子傳引作貉光彥案貉經松栢

之後彫皇本作凋釋文作凋經勇者不懼此句下有孔安國

也曰無畏懼也八字

鄉黨

經沒階趨進釋文作沒階趨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

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惟薄之外不趨正義儀禮士

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

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非誤也經縝絺紵邢本縝作紵釋文

趨音馳俗以代趨字非也

文昭云邢本作紵皇本作縝廣韻十六軫紵單衣或作縝

章忍反光彥案說文無縝字紵袷服也紵轉也並非此義

也揚子方言縝謂纏縷也則古來有縝字

經齋必有明衣邢本作齊釋文注云本或作齋注齋

禁薰物釋文作焄云本或作葷同又校者注云本今作葷

乃俗字薰為薰藉字義別疑校釋文者從邢本寫誤作薰

耳光彥案釋文校者注未知出于何世本今作薰與古本

適合未必從邢本誤寫也禮記內則注一葷一瘡釋文本

葷作薰儀禮士相見禮注古文葷作薰文選養生論注薰

與葷同漢書霍去病傳葷允之

士注葷字與薰同經典通用

注若為先嘗食然釋文作若為嘗食然云一本作若為

階作注若為先嘗食然

君嘗食然盧文昭云邢有君字皇作

階釋文作若為嘗食然

云一本作若為

君嘗食然

盧文昭云

邢有君字皇作

若為先嘗食然經拖紳釋文拖作拖云本或作拖光彥案也先疑君字誤

也。黃公紹云。拖或作經居不容釋文拖曳也。从手它聲。集韻省作拖。則拖拖並俗訛字。

內顧者皇本作輿。釋文同。云一本作車中。惠棟云。微子篇執車者為誰。石經殘碑作執輿者為誰。案車輿古

通。毛詩出車我出我車。荀子大略作我出我輿。出車彭彭。史記匈奴傳作出輿彭彭。光彥案宗重本經車中不內顧

中。與經時哉時哉釋文作時哉。云一作經子路供之。邢本作

亦作供。經三嗅而作諸本釋文同。漢官云。慧琳一切經音義引論語云。子路供之。三嗅而作。說

文以鼻就臭曰嗅。韻英云。鼻取氣也。作嗅俗字非正也。光彥案朱氏集註引晁氏云。蜀石經作嗅。廣韻作嗅。鳥聲並

後世俗訛字耳。

先進

凡二十三章管家本作鄭二十三章。皇二十四章。光彥案德行顏淵一章。鄭以合前章。皇別為一章。

經子曰德行顏淵

邢本無子曰二字。光彥案諸古本石經並無子曰二字。皇疏云。此章無子曰者。

記者所書。韓氏筆解亦云。說者字而不名。邢本非夫子云。則舊無子曰二字。此本恐誤。經兄弟之言

謂昆為昆。則舊作昆。此本所傳不同耳。經季康子釋文作康子。云

一本作季康子。經不遷怒不貳過邢本無此六字。光彥案諸古本並有此六字。皇本無此六字。皇

疏云。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綠哀公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

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經未聞好學者也。邢本

無此六字。光彥案諸古本及皇本並有此六字。經顏路請子之車邢本車下有以

宦云諸古本並無此四字。史記弟子傳云。顏回死。顏路貧。請孔子車以葬。無為槨之文。蓋弟子傳據論語作文。是司

馬遷所用。亦無此四字。疑後人據注及下文。挿入此四字。光彥案皇本有此四字。皇疏云。淵家貧死無槨。故其父就

孔子請車以營槨也。則皇舊。經有棺而無槨。邢本作梓。光

論語本義

字云。說文作樽。石經作樽。玉經曰敢問事死。管本無事字。

篇云。擲同樽。即六朝俗訛字。古鈔皇本國字解本並作事死。光彥案今文孝經生事愛

敬。死事哀戚。八佾篇祭如在。孔安國曰。事死如事生。義亦

從那本改之。疏。經冉子。那本子作有。顧炎武云。唐石經有

誤。經師僻也由嘑也。那本句法與上文異。婉而得體。注失於

吸嘑。那本吸作畔。那疏云。舊注作吸嘑。今本吸作畔。盧文

皇本注云。失於吸嘑。廣韻二十九。注殷見曰同。那本作殷

換。吸嘑。失容。博慢反。本于此。經亦各言其志也。大

宗伯職文。彼亦作殷。見曰同。作規非。經亦各言其志也。大

本無也字。釋文同。云一。經暮春。那本作莫春。釋文同。云本

本作亦各言其志也。一。經暮春。那本作莫春。釋文同。云本

從日在辨中。玉篇算無各反無也。今作莫同。說文音慕。又

暮字下云。日入也。是古以算為暮。夜字。暮即六朝俗訛字。

經得冠者五六人。那本無得字。釋文同。光安見方六七十

大永本安作焉。釋文焉於度反。校者注云。本今無。盧文昭

云。案焉字。即安見方六七十之安字異文。古焉安二字從

徑通用。禮記三年問焉字。荀子禮論篇皆作安。校。經宗廟

者不知。因云本今無。光彥案大永本與釋文本合。經宗廟

之事如會同。那本作宗廟會同。釋文同。云。經非諸侯如之

何。那本作非諸侯而何。釋文同。經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

大相。皇本之小下有相字。宗重大永本同。孰能為之大。

顏淵。光彥案足利古本學而篇亦作鄭元。宋始祖名玄

注鄭元。朗。故諱改元字。然古本出千六朝。不宜避宋諱。並

是誤。襲後人。依北宋本校者所寫也。猶大永。經虎豹之鞞

論語札記

不經年飢用不足邢本作饑。釋文同。云鄭本作飢。光彥案說文。飢饑也。穀不熟為饑。後世饑飢多同。

混注君不君臣不臣邢本不臣下有父不父子不子六字。光彥案皇本亦有此六字。皇疏云。公

聞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經吾豈得而食諸邢本

無豈字。釋文作吾豈得而食諸。盧文昭云。邢本疑脫

一豈字。史記仲尼世家亦作吾豈得而食諸。又太平御覽

六百廿二引論語惡經君子博學於文邢本無君子二字

吾得而食諸。字蓋倒。經君子博學於文邢本無君子二字

君子博學於文。君子博學於文。

子路

注正正百事之名邢本無上正字。光彥案諸古經民無所

措手足宗重本措作錯。釋經襁負光彥案說文襁負兒

衣。繼猶類也。五經經樂莫予違邢本無樂字。惠定宇云。韓

文字襁作繼者非。經樂莫予違非子外儲說曰。晉平公與

羣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惟其言而經遠者來

莫之違。則亦無樂字。光彥案諸古本並有樂字。經遠者來

宗重本此句下有悅。經鄉黨稱悌邢本作弟。釋文經何足

近外來遠也。注六字。經鄉黨稱悌同。云一本作悌。釋文

筭邢本作算。釋文注即成就兵也邢本作即就也。戎兵也。

即就戎兵也。則知唐本如此。皇疏云。即戎謂

就兵戰之事。則知六朝本作即戎就兵也。

憲問

凡廿四章管家本作四十七章。釋文作四十四章。光彥案

文云。經危行言遜邢本作孫。釋文同。盧文昭云。高誘注淮

數名。經危行言遜南覽冥訓。章懷注。後漢書第五倫郭大

等傳俱引作遜。光彥經卑謀邢本卑作禪。光彥案左氏襄

案諸古本並作遜。經卑謀廿九年作禪。漢書古今人

表引作卑謀。諸古本及經子曰貧而無怨此章下大永本

古鈔皇本並作卑謀。經子曰貧而無怨有馬融曰。貧者

善怨。富者善驕。二者之中。貧注公孫拔邢本拔作枝。釋文

者又難使不怨也。注廿三字。注公孫拔作枝。皮八反。盧文

者又難使不怨也。注廿三字。注公孫拔作枝。皮八反。盧文

昭云。邢為作枝。顧生云。鄭氏注禮。經陳桓弒其君。邢本光

記檀弓公叔文子名拔。亦可證。年傳作陳恒。史記田敬仲世家作田常。索隱云。以陳田二

字音相近。遂為田氏。前漢地理志注。恒山避文帝諱。改作

常山。則知陳恒田常為一人。總目提要云。陳恒作陳桓。不

可據者。以為誤字也。家語顏淵篇桓山之鳥生四子焉。顏

氏家訓所引亦同。宋沈揆攷證一本作恒山。章樵古文苑

注亦引此文。作恒山。和名抄藥名桓山。丸治瘡。日。起。桓山

即恒山。又曰常山。方日升云。桓古讀登韻。古恒反。則知桓

恒古韻相通。豈昔之人有。經賢乎我夫。邢本作賢乎哉夫。

所避而然乎。待來賢正之。經賢乎我夫。光彥案諸古本並

作我。邢。經不憶不信。邢本憶作億。光彥案皇本亦作億。經

本非。邢。賢者避世。邢本避作辟。下避地避言並同。經石門晨門。邢

無石門二字。光彥案。經荷簣。邢本作蕘。光彥案說文無簣

諸古本並有。疑衍文。經荷簣。字。當從今本。子罕篇亦同。六

朝人从艸竹。經過孔子之門。管家大永本子作氏。光彥案

者多混用。說文蕘字注引論語云。荷史

而過孔。經修己以敬人。邢本無人字。光彥案此本及明應

氏之門。皇疏云。身正則民從。故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也。

其身也。則集解本舊無人字。漢官云。索敬人與下文安人安百姓

句法相同。疑。經踞於位。諸本踞作居。光彥案說文。是鄭本異文。

衛靈公。凡卅章。管家本作四十一章。釋文作四十九章。漢官云。案

人也為一章。通作四十三章。皆與所題不合。釋文四十九

章太多。而此本亦太少。未詳其分併為如何。光彥案卅疑

亦卅。經問陳於孔子。大永本作陳。釋文作陣。盧文昭云。顏

字訛。陳人陳鳥雲之陳。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

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

王義小學章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

傳也。據此則陳字從車。六朝時俗本已如此。今皇邢作陳。

又後改也。光彥案家訓所云。六韜論語左傳當時俗本作

陣耳。非謂六朝本皆作陣也。釋文適誤用俗字。盧以為六

陣耳。非謂六朝本皆作陣也。釋文適誤用俗字。盧以為六

朝本皆作陣。今皇那本又後改。非也。諸古本並作陳。大永本用正體。並非後人所改也。經蠻貊之邦

邢本作貉。釋文同。說文豸部。貉北方豸種。从豸各聲。孔子曰貉之為言惡也。廣韻貉蠻貊。干祿字書。貉貊蠻貊字。上

通下正。五經文字。貉貊二同。莫白反。上經典籍借為辨字。下經典借為蠻貊字。慧琳一切經音義。周禮職方掌九貉之

人。貉或作貊。音碧。光彥案說文蠻貊之貊作貉。狐貉之貉作貉。後世誤混用兩字。貉貊並六朝訛字。从百从白。並同。

元孫以貊為正。慧琳音碧。大謬。經必有近憂。邢本此章下有王曰君子

字。宗重大。經好行小慧。皇本作惠。釋文云。魯讀慧為惠。今永本並同。盧文昭云。案漢書昌邑王傳

清狂不惠。韓詩外傳五。主明者其臣惠。顏氏家訓歸心云。辨才智惠。義並當作慧。是慧惠古通。經君子義

以為質。釋文無君子二字。云一本。經君子哉。邢本此章下有鄭曰義以

為質謂操。遜以出之謂言語。不病人之不知也。邢本此章下有

包曰君子之人。但病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知也。經不以人廢言

邢本此章下有王曰不以無經勿施於人也。邢本此章下有

德而廢言。注九字。大永本同。經勿施於人也。有言已之。所

惡勿加施於人。注經餒在其中矣。大永本餒作餒。五經文

十字。管家本同。餒餒字。以餒字為餒餒之餒。注言不必信

相承別作餒為餒餒字。以餒字為餒餒之餒。注言不必信

諸古本同。邢本作言不必信。光彥案大永本亦有小字。皇疏云。不必存小信。自經於溝瀆也。筆解亦作小信。此所

傳自經而後其食。蜀石經本作後食其祿。蓋食其字倒。季氏

注必義。邢本必作伏。五經文字必綿一反。凡密蜜之類皆從必。論語注亦用作必。犧字音伏。已見公冶長篇。

義皇本作犧。易繫辭必犧作包犧。釋文許宜反。經且在邦

域之中。釋文云。本或作封。邢本注七百里之邦作封。盧文

顯史為附庸。在其域中也。邢疏云。顯史為附庸。在此七百里之中也。邢作疏時本。作且在封域之中。不知何時依釋

文正字。光彥案諸本並作邦域。孔注邦字邢本作封。蓋六朝時集解本作邦也。管家本旁注云。鄭本邦域作封。又下文釋文邦內鄭本作封。則知作封是鄭本也。惠棟云。封邦古字同。尚書序邦諸侯。邦康叔。義皆作封。漢有上邦下邦。縣字。注。積積也。邢本作匱。皇本作櫃。黃公紹云。匱俗作如封字。注。豈非典守者之過邪。邢本此句上有。疑此亦六朝訛字。注。豈非典守者之過邪。失虎毀玉四字。光彥案管家大永皇本並有。經後世必為子孫憂。釋文無宗重明應並無。無者恐非。後世字。疏云。不言季孫是貪顯與欲取之。而假云顯與固近費。恐為子孫憂。疑本無此二字。光彥注。干楯也。釋文作亦作楯。光彥案說文盾蔽也。經不在於顯與。邢本無於字。楯闌檻也。義別。當从盾也。或作不在。注。至照公。諸本作昭。光彥經友便辟。邢本辟作於顯與。案此本恐訛。經友便辟。邢本辟作盧文昭云。案公羊定四年傳疏。便辟謂巧為譬喻。又云。今世間有一論語音便辟為便辟者。非鄭氏之意。通人所不

取矣。據此則讀辟為譬。本鄭注也。馬融則讀為避。與鄭義異。故皇本注中作避。光彥案說文僻避也。从人辟聲。詩云。宛如左僻。又汗簡雲。臺章避作脫。是注。便巧辟人所忌。皇古僻避同。馬以避訓僻。與說文合。注。便巧辟人所忌。本便下脫一僻字。巧避之避訛作辟。經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宗重本此句下有鄭玄曰。父子不親授。故遠之也。注。十二字。

陽貨

經莞爾而笑。宗重本莞作寬。注同。釋文作寬。惠棟云。周易如夫子莞爾而笑之。寬是漢以來皆作寬。唐石經仍作莞。非也。廣雅曰。莞笑也。疑寬字之誤。光彥案說文寬从艸。从見。菜也。又寬从首。从兔。足首聲。山羊細角也。又莞艸也。可以為席。並無笑義。虞翻混寬為一。己是謬。廣雅莞笑也。寬即莞字。依隸變而訛。毛詩燕燕序。生子名完。釋文本作兒。穀梁隱三年經。弑其君完。釋文本作兒。干祿字書。兒完。上俗下正。則知寬即莞字。非寬誤為寬。惠說非也。蓋作莞作寬。舊有異文。宗重本作寬。五經文字寬作寬。訛則亦唐

人訛字。邦人相承用之。經公山不擾。那本不作弗。光彥案蓋莞寬寬並音通義同。

書帝紀注。如淳云。弗之字。經佛肸。那本作佛肸。光彥案曰不。作不者避昭帝諱。

其蔽也亂。宗重本此句下有孔安國曰亂。經邵南。那本邵謂子弑父臣殺君也。注十三字。

考案毛詩古本作邵。經穿窬之盜。宗重本窬作踰。釋文同。廣韻邵邑名。召同邵。

穿木戶也。郭璞云。門邊小竇。盧文弨云。唐韻窬羊朱切。皇疏云。畢門珪窬。窬竇也。據孔注。窬牆也。陸氏作踰。則當如

孟子踰東家牆之踰。皇那本注是賊亂德也。釋文作敗亂皆作窬。義疏釋文說多混。

字。盧文弨云。皇那本作賊。陸作敗。疑非。經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那本有此

曰巧言無實。令色無貨。注十字。光彥案此本及宗重明應天文皇本並無此章。石經亦同。旁注此章。蓋後人所加。此

章已見學而篇。邢本恐重出。微子

經楚狂接輿過孔子之門

那本無之門二字。光彥案皇本亦無。諸古本並有。皇疏云。孔子

適楚而接輿行歌。從孔子邊過。又下文孔子下欲與之言。包氏云。下下車也。疏云。孔子初在車上。聞接輿之歌。感切

於已。已故下車與之共語也。江熙云。言下車。明矣。在道聞其言也。則知六朝時集解本無之門二字。又孔子下下釋

文引鄭注云。下堂出門也。依此則鄭本上文疑有之門二字。學令云。凡教授正業。論語鄭玄何晏注。此

皇國古時鄭何並立于學官。疑校者從鄭本添之門二字。也。莊子人間世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

何德之衰也。亦可證。經鳳兮鳳兮何德之衰也。那本無也。鄭本之門二字也。

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並同。光彥案蔡邕石經殘碑。作鳳兮鳳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

也。唐石經上句有也字。下二句脫也字。顧炎武云。石經避人之士。那本避作辟。避世兼同。光

本又作條。又作蓀。盧文弨云。案說文。蓀。田器。从艸條省聲。論語曰。以杖荷蓀。是蓀為正字。作荷條。於六書為假借。

今作藤不省。光彦案包注。經播鞀武。那本作鞀。宗重本作鞀。光彦案說文。鞀鞀。鞀也。從革。召聲。鞀或从兆。鞀或从鼓。從兆。禮記月令。命樂師修鞀鞀鼓。疏云。鞀字或从兆。下鼓。詩。那置我鞀鼓。禮。明堂位。作植我鞀鼓。集韻。鞀亦書作鞀。經周公語魯公。那本語作謂。光彦案石經殘碑亦作鞀。或作鞀。鞀亦書作鞀。鞀亦書作鞀。

謂諸古本並。經不施其親。釋文作弛。漢官云。朱氏云。福州同。此本恐訛。寫本作施。案禮記。仲尼閑居。弛其文德。鄭注弛施也。周禮天官小宰。斂弛之。聯事。注弛讀為施。光彦案集韻弛又作施。注故記之。宗本此注下有鄭玄曰。此八人者。周公相成王致大平時先四乳生得八子。皆賢行。純和之氣所致。故序之也。注三十

六字。光彦案那本及諸古本并無此注。與芑注相重覆。疑是後人從鄭本旁書者誤彘入耳。

子張

經其不可者距之

那本距作拒。光彦案石經殘碑作其不可者距之。說文。距雞距也。經典借用。距敵字。拒即俗訛字。注未寤之事。那本寤作悟。光彦案說文作寤。云寐覺而有信曰寤。玉篇作寤。前漢

項羽傳贊。尚不覺寤。東京賦。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並為覺悟義。經望之儼然。皇本作儼。盧文

若思。釋文本作嚴。注毀不傷性。那本傷作滅。光彦案毀

從那。注在諒闇之中。那本作諒陰。光彦案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注。諒古作梁。相謂之梁。闇

諒如鷓鴣之鷓。闇謂廬也。又後漢書四十四引鄭注論語。諒闇謂凶廬也。據此鄭作諒闇。馬融傳以鄭玄為馬融之

徒。則知鄭用師說耳。集解采馬融之說。則當作諒闇為正。憲問高宗諒陰孔注。諒信也。陰默也。舊與馬鄭義異。淺人

不知。妄依憲問作。經如日月之蝕。那本蝕作食。光彦案說

諒陰。更改此注。有食之。釋文本作蝕。

堯曰

經方方有罪在朕躬。那本作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光彦案

此。經出內之吝。那本內作納。盧文昭云。古納字多作內。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納系溼納納也。非此
義出內應用內字。

終

正平本論語札記

